

銀幕短打

怎樣才是一個好編劇？

《大追捕》再度令人失望，過去數年行情看漲的本地新晉編劇杜緻朗的創作方向，實在教人關注。

在城市大學就讀時已被老師（據說包括名導譚家明）深表嘉獎的杜緻朗，其成名作正是她還是學生時便撰寫的《江湖》，夥拍同樣新嫩的黃精甫，被影評讚為編優於導。《霍元甲》（導演于仁泰）和《不能說的秘密》（導演周杰倫），更因票房得利而令她聲名大噪，一度成為炙手可熱的編作人。深受安樂老闆林志強疼惜的她，大有機會親執導筒之江湖傳聞，一直不絕於耳。

不過，接着她和導演男友周顯揚夥拍的《殺人犯》和《大追捕》，卻在評論方面遇

到反彈。《殺人犯》被評為「為扭橋而扭橋」，故作驚人之舉，到頭來只靠對白交代兒戲構思，令人失笑；《大追捕》也被評為雙雄敘事布局失效，觀眾過早便知結局，場面失真顯示人生經驗不足……

杜緻朗出道以來，編過黑幫、科幻愛情、武俠、懸疑驚悚、警匪各種類型電影，不能說沒有經驗。但仍有影評人規勸，年輕人該寫一些他們熟悉的題材。撇開年輕人不論，怎樣才算一個好編劇？專業？甚麼戲都曉得寫？還是只寫好自己擅長的劇種？

另一本地女編劇林愛華，一向被認為擅



文：朗天

寫有女性觸角的感情戲，但自從《武俠》獨挑大樑後，劉偉強新片《血滴子》，據說也出自她的手筆。

拘泥於一城一境，不是有野心的編劇所甘心的。但是在香港這種環境中，編劇其實也沒有多大選擇權，有得寫便寫，導演看中我，難道我會因為珍惜自己羽毛而拒絕嗎？

韋家輝拍了「編劇電影」《再生號》，道盡「編劇之野望」，但其野望同時是悲情。創作是為了療傷也好、「搵食」也好，指向的是無盡的荒漠，僅能期望適當時候湧出甘泉？怎樣才算一個好編劇，有時真不是自己能回答的問題。

雙城記 (三)

前言：因為《音樂人生》，香港導演張經緯被愈來愈多的內地觀眾所認識。他帶著作品出現在內地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電影就像一面鏡子折射你我，而他也在北上的旅途中，觀察和認識著自己並不完全了解的國家。本期開始，張導將在此開設每月專欄，和讀者分享一位香港導演眼中、鏡頭之外的內地城市的人情與世情。



小人物的史詩

文：張經緯

做每一部片都是一個獨特的旅程，每一次都不一樣，也是我覺得拍電影好玩的地方。例如上一次我提到製片在每一個城市找到的經驗，這不單讓我对中國的實際情況更加了解，而且是整體對人性的一種更深刻體驗，這對以後的創作非常重要。這些因為電影而帶來的獨特生活體驗旅程不一定只是在拍攝時才發生，甚至在影片做好後和觀眾接觸時，奇妙的旅程往往仍在繼續，我就說一下我最新的紀錄片《一國雙城》中一些放映體驗吧。

也許有些導演覺得把final cut交了，工作就完成，但我是非常注重影片在放映時能否達成和觀眾交流的功効，所以每一條片最初的放映會，我一定在場。我當然不是要再看我的片，因為在剪接時已經看過不下千次，其實是想看觀眾怎樣看，所以我一般是坐到最後、最角落的位置默默地看著黑暗中的觀眾，觀察他們會不會突然離場再不回來，因為這是這條片不好看最有力的證明。幸好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遭遇到這樣慘痛的經歷，但是我仍不放過觀眾中途去洗手間的位置。因為我的片最長也只是九十分鐘，除非是非常狀態，例如喝水真的太多，或者拉肚子，觀眾是不需要中途去解手的，因為需要中途去方便的話，很大可能就是片子的敘事或者剪接節奏有瑕疵。當然我還沒有癡狂到截停去廁所的觀眾印證是否「非常狀態」，但我們在辦公室討論剪接時，的確會用「小便位」一詞，意思是節奏太鬆了。

就算看完片，之後的與導演問答環節也是我的一個學習機會。就說幾個月前在上海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放映吧，觀眾看完《一國雙城》立刻熱烈的鼓掌，可劈頭第一個問題就是：「導演，您覺得紀錄片和電影有甚麼不同？」坦白說，當時站在台上的我腦筋不斷在轉，推敲這位熱情的觀眾究竟想問甚麼。在我的邏輯來說，電影是一個總稱，紀錄片是其中一種，這位觀眾應該是問電影和紀錄片的關係吧。但後來我跟這位觀眾台下聊了一會，明白到她在內地觀賞紀錄片的過往經驗是比較學術性，一般要有耐性才能看得完整片子。她告訴我：看《一國雙城》卻跟在戲院看好的故事片一樣，好看，投入，完全被吸引，要完整地看完一點也不吃力。其實這是我做每部片要求自己起碼要做的東西，但的確有時候去看一些紀錄片，是需要很好的精神狀態。就算我最推崇備至的王兵的《鐵西區》，雖然我不斷推介，甚至主動把我的

影碟借出，可是真的看完，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人，就是許鞍華導演。

我覺得內地好的紀錄片導演有很多，而且有趣且題材豐富，但他們的創作狀態比香港困難。首先就是政治審查，然後整個市場是大片主導，不要說紀錄片這種比較專門的電影，就算是中小型的劇情片也難有空間，所以中國紀錄片上院線難如登天。這樣的話，內地紀錄片能得到認同和關注往往就只靠影展。本來影展是在藝術和大眾之間作為橋樑，找出值得關注的影片讓觀眾賞賞，可是有時候部分影展和他們的評委有點偏鋒，口味和老百姓有點距離。總而言之，我覺得自己能在香港做紀錄片實在是幸運和幸福。知道內地同行的艱巨，但仍然堅持，不妥協地努力找出路，我深深向他們致敬。

同樣在這個學術會議上，我還遇到另一條問題：「導演，《一國雙城》有沒有盡到批判社會的責任？」這問題把嚇我一跳，以為回到陳凱歌《霸王別姬》最後那段文革時代。雖然散會後我沒有機會和這位觀眾面談，但估計他認為紀錄片是需要批判社會的。言語之間，我更可以猜想他覺得《一國雙城》批社會批得不够狠。

當然紀錄片是可以用來作為批判社會的工具（其實劇情片也是可以這樣用的），一般這樣操作的紀錄片可能已經有一個特定的觀點；而且是黑白分明的，然後從拍攝到剪接就是要推向一個熱血沸騰的結局，恨不得觀眾一出戲院就採取行動。當這種紀錄片是為一些弱勢社群、沒有話語權的人發聲時，而且說的是非常不公義的事，它們是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的。

但是我在做《一國雙城》時，希望視角盡量寬一點，而當一件事或者一個人放在比較長的時間去審視時，本來以為黑白分明就會看到不同程度的灰暗，而且我自己本身喜歡史詩式的電影，例如《霸王別姬》，說的是一個同性戀劇演員的情感，但背景是整個從清末到文革的歷史背景，人物的經歷與社會歷史結合在一起。《一國雙城》雖然是部紀錄片，但我嘗試表現主人公阿雪的情感，如婚姻生活及對城市的嚮往，在中國近代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背景下的生存狀態，解釋她一生的幸與不幸也是緣於這個大時代的各種政策。我不希望《一國雙城》成為論政片，更希望她是一部小人物的史詩。



■ KING WAI CHEUNG BEAUTIFUL PRODUCTIONS



■ 《鐵西區》法語光碟 網絡圖片

港產片

文：金寶

黎妙雪 不忠有罪

由舒淇和余文樂主演的《情謎》，以推理懸疑掛帥，舒淇一人分飾兩角，演一對外貌一模一樣卻氣質迥異的孿生姊妹惠香和惠寶，二人一起愛上了由余文樂飾演的阿楠，三角關係糾纏不清。姊妹惠香是一個內向沉穩，帶點高貴的女孩子，妹妹惠寶則完全相反，她天生熱情主動，做事積極直接，所以，雖然阿楠遇上惠香在先，最後卻和惠寶在一起。與此同時，惠寶得到演出舞台劇《紅梅傳奇》的機會，卻因為臨陣病倒，要由姊妹惠香頂上，惠寶發現，從未受過演出訓練的姊妹，竟然初踏台板就演得比自己好，得到眾多掌聲！而在舞台上，姊妹惠香和阿楠之間的微妙感情瓜葛，更是觸動了惠寶一發不可收拾的妒忌神經。終於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晚上，惠寶邀約惠香出海，決定要將事情弄個明白，誰料一段三角關係卻是一齣悲劇的開端。

雖然《情謎》賣的是懸疑氣氛和推理故事，但畢竟兩姊妹對對方的殺機由「情」而起，而且俊男加美女的組合，不說說戲中的「情」總有點可惜吧。導演黎妙雪在創作這個故事時，就是建基於「世界上最恐怖的往往就是人的貪戀和妄念」這假設，而寫出《情謎》的劇本，她說：「若不是阿楠有了惠寶還心不足，同時亦想得到性格截然不同的惠香，悲劇就不會發生了。阿楠因為一時的意志薄弱，做了出軌的事情，最後一段大好姻緣變成了苦戀，更加害苦了兩個自己都深愛的人。」

對黎妙雪而言，現代社會引誘太多，放眼身邊的朋友，由初戀開始到步入教堂，卻在一段日子以後離婚令愛情童話幻滅，原因就是有第三者介入。「現代人的感情關係總是面對太多外來引誘，《情謎》中的戲中戲《紅梅傳奇》，也是一個關於三角關係的故事，就像戲中惠香、惠寶和阿楠的感情，糾纏不清，難分對錯。或者人性本身就是貪心，所以無論任何年代，兩個人的愛情還是會面對很多外來考驗，但我有朋友說得好，出軌這回事，一個人能應付多少次？試過一次不忠，就很有易有第二、第三次，但最後你能應付多少引誘卻仍然能夠保住婚姻？」



雖然《情謎》的故事最後悲劇收場，但在這背後，黎妙雪始終希望能借着這個故事令觀眾明白和發現一些無可置疑的道德真理——雖然我們身處的世代，對抗誘惑的良方，始終是堅守道德立場，不能輕易漠視規範，以免最後招致無可挽回的惡果。

視事追擊

文：洪嘉

2012年春季日劇 繼續推理

作為日本推理大師松本清張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富士電視台的特別企劃《市長之死》，可說是一個冷門的選擇。這個收錄在《青春的徬徨：松本清張短篇全集》中的短篇故事，上一次被改編，已經是半世紀之前的事了。

是的，冬季日劇逐漸落幕，那沉悶的格局，會否隨著4月開始的新劇季而終結？

單看片碼，春季日劇貌似稍有頭緒。作為特別企劃的《市長之死》並不是主打日劇之一，卻點出了今季日劇繼續走推理路線。一些讀者耳熟能詳的名字，例如《W的悲劇》，這齣改編自夏樹靜子同名小說的作品，原著本身便是熱門的作品；赤川次郎的「三色貓系列」多年來一直受到年輕讀者的追捧，由相葉雅紀飾演的不太靈光的警察片山，與能聽懂人類語言的天才三色貓一起攜手推理破案，老實說，是吸引人注意的作品。

當然，我最留意的是改編自漫畫《未來日記》的同名劇集——即使我對岡田將生有那麼一點點的討厭。雖然日劇《未來日記》是深夜劇，然而在如今深夜劇成勢的潮流下，可以預想這劇也將受到矚目。

《未來日記》記述時空王因為自己壽命將至，於是挑選了十二位世人，賜予他們能預知未來的「未來日記」，並展開一場日記持有者的生死戰，最後在戰鬥中生存下來的那人，將繼承他的位置成為掌管時間與空間的神。於是中學生天野雪輝、我妻由乃等人成為日記持有者之一，並利用手上的未來進行戰鬥。

或許是因為故事本身的複雜與血腥，才被編派到深夜時段。漫畫中那些為了生存而展開的殺戮，甚至連四歲小童都不會放過，若是放在合家歡的時段，也未免太過驚世駭俗了。只是原著發展到後段，已變成一個結構非常複雜、時空拓展到非常龐大的情況，在日劇中將會以一個怎樣的面貌呈現？或今次會演到哪一個階段？都實在叫人好奇與擔心。

由大野智主演的《上鎖的房間》改編自貴志祐介的同名小說，以密室案件作為題材，主角榎本徑外表像學生，卻擁有極強的推理能力。他最大的興趣是研究防盜工具，同時掌握有關物理及建築的基本理論與知識，曾豪言「這世界沒有解不了的鎖。」對觀眾來說，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以「學者症候群」為題的《Ataru》則是擁有超乎常人能力的自閉症者為主角，描述主角中居正廣怎樣利用自己超人般的記憶力與推理能力，發現無人知道的微細證據。

當然，推理一直是日劇的大宗，春季日劇中除了推理劇外，有部分值得特別留意的。尤其是翻拍中山美穗1987年的作品《媽媽是偶像》的新劇《爸爸是偶像》，值得一看。

《媽媽是偶像》裡中山美穗飾演自己，講述少女組成成員為了報答學校恩師而與他結婚，並照顧老師的三個女兒的故事。這回《爸爸是偶像》則改成男偶像版本，描述關8成員



錦戶亮與育有三女的中年歌迷結婚，事務所給出的命令是「要在三個月內決定離婚還是引退，如果結婚一事曝光便立即引退」，於是錦戶亮一邊繼續著演藝活動，一邊千方百計隱瞞自己已婚的事實。單看介紹便覺得有趣，相信此劇也可吸引不少觀眾觀看。